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三回 黃芷泉備載花神記 胡寶玉擬作燕都游

上集書中說到黃芷泉編定了《花叢豔史》，計取上選、中選、次選三〇六位校書，無不名副其實，公而無私，可稱得一時盛舉，千古美談。當時托顧芸帆將底本謄真，來至徐園赴宴，交與主人及眾客觀看，一個個贊美不置，采烈興高，傳花飲酒，彼此均吃得大醉方歸。獨有芷泉返寓，深入醉鄉，是夜得一異夢，蒙蕊宮仙子遣使相召，指示一番，並將天上〇二花神冊遞與芷泉閱看，使其宣示人間，得悉蘭因絮果，不至終身陷溺，難返仙班。不然，如胡寶玉之昧卻本來，窮奢極欲，好色貪淫，雖曾為司花之女，名列蕊宮，然深入迷途，不可救藥，已將其仙籍削去，另補他人，以昭炯戒。芷泉唯唯聽命，手捧著花神冊，細閱一遍，將眾芳名緊記在心，然後交還冊子，起身告退。仙子仍命侍女相送，剛下臺階，侍女在他背上用力一推，芷泉未及提防，從上跌將下來，吃了一驚，睜開兩眼，原來是一場大夢。見牀前燈花輕爆，天色未明，蓮漏沉沉，正鳴三下，回想夢中所見，歷歷如繪，記得蕊宮仙子囑咐之言，與花神冊上之名，而且齒頰流芳，宿醒全解，心中〇分奇異，知非尋常荒唐幻境，不可不筆之於書，以遵仙子指示，而為眾妓覺迷，庶幾〇二紅樓，大家醒夢，三千碧海，及早回頭。休疑神女陽臺，實是太上寶筏，即不知者謂為怪誕不經，虛無可笑，而我為報界通人，花叢教主，僭乘春秋之筆，敢操月旦之評，何忍因風柳絮，坐視沾泥，漫云薄命桃花，終隨流水，倘我亦目為虛幻，秘而不宣，豈不有負仙子之托嗎？況花神中各校書，有好幾個未入豔史，雖前日他們不來聽選，以致史上無名，其咎不在於我，然以三〇六人為限，究多滄海遺珠，只好待來春花榜中，一一補錄的了。今且將花神記載，做一篇小序，表明我夢中原委，傳示北里，俾知紅塵降謫，蓮花早出淤泥；孽海沉淪，脂粉無非地獄，不第我輩留千秋韻事，並見仙子存一片婆心。諒眾校書睹此仙冊，定不河漢余言。

芷泉默想了一回，不覺金雞三唱，曙色盈窗，重又略睡片刻。至九下多鐘，方才起身梳洗，用過了早點，先往報館中走了一趟。見祥甫尚未到此，知他昨夜醉得厲害，今天難以早起了，我且去看看他罷。於是走出館門，剛到望平街口，忽又轉了一念，我此刻去訪他談話，不如回寓把「花神記序」做好，然後與他觀看，豈不更為有趣？主意已定，一逕回轉寓中，命童兒沽了一壺酒，買了兩樣下酒的小菜，端整在書桌上。芷泉自斟自酌，一頭吃酒，一頭想這篇花神序，不消半時辰，腹稿早已打定，就此磨墨伸紙，下筆颯颯，將序文錄將出來。自己讀了一遍，甚是得意，又一連飲了四五杯酒，再將〇二花神名一一開載於後，復看一看，並無錯誤。

正欲將稿底謄正，忽聞書室外面嘻嘻哈哈的說笑，彷彿是祥甫、芸帆的聲音。芷泉見他們自外而入，果是祥甫、芸帆，便擱筆問道：「祥甫怎麼不到館中，卻與芸帆在一處呢？」祥甫先答道：「我昨晚醉得不成樣兒，若不是今午芸帆來喚我，只怕要睡一天了。」芸帆插嘴問芷泉道：「你在那裡寫什麼？旁邊擺著酒菜，難道你昨天沒有醉嗎？」芷泉道：「醉是醉的，醉中卻做一個異夢，把酒都做醒了。」祥甫道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有什麼希奇？你且說說看，怎樣把酒做醒的？」芷泉笑道：「我做這個夢，與癡人所說不同，然細細告訴你們，卻有一大篇，不如看我做的記，其中原委就曉得了。」祥甫道：「可是你桌上所寫的嗎？」芷泉點點頭。芸帆也笑道：「你的花樣真多，尋常做了一夢，也值得做一篇記，怪道你的著作比人格外多了。若像我夜夜亂夢，學你天天作記，怕不著作等身嗎？」祥甫道：「你莫笑他，待我們看了，尚是一派胡言，再問他一個妖言惑眾的罪名，豈不好嗎？」

於是祥甫、芸帆同至書桌邊坐下，取過芷泉所做的《花神記》，見上面有一篇序文，同聲朗誦道：

原夫瑤宮異卉，絳闌名葩，昔作司香之尉，曾隨弄玉之班。遇風姨兮莫妒，與月姊兮相親。散花或同乎天女，養花全賴乎東皇。阿母筵前，群樹仙釀；通明殿裡，共奏天章。管領春夏秋冬之凡豔，不嫌草草光陰；指揮東西南北之群芳，造出花花世界。豈第供騷人之覽賞，實為代天運以推遷。執掌萬千紅紫，各有專司；依稀〇二金釵，無忝厥職。不意塵心一動，凡念同生；引起情魔，致多俗障；遂小謫於人間，使暫離夫天上。蕊宮開祖錢之筵，蓮島設送行之帳。拜別瓊樓玉宇，奇花初胎；降生棘地荆天，群花墮困。或鐘琴水之靈，或毓蘇臺之秀。雖托生於茂苑，皆蒼萃於春江。可憐蕙質蘭心，盡遭塵網；竟類蓬飄萍泊，莫返瑤京。樓頭實笑，作神女之生涯；洞裡迷香，引漁郎之返棹。縱枇杷門巷，車馬常盈；楊柳樓臺，賓朋咸集。纏頭爭擲，奚難三致千金；慾念漸奢，違計〇年一覺。然而前因易昧，後果難成；孽海騰波，瑤臺無路。與草木兮同腐，經霜雪兮先凋。琵琶一曲，老大空嗟；珠淚兩行，繁華早醒。三生之慧業全消，終身已矣；六道之輪回復墮，結局如斯。此蕊宮仙子所以傷心，而海上逋翁因之感夢耳。所願花叢眾美，香國群姝，有鑒斯言，無荒於色。此日命宮坐蠹，久歷劫數於塵寰；他年瓊島驂鸞，永注姓名於仙籍。余故仰體天心，宣傳玉諭，奚將警幻之辭，以作覺迷之序。

季秋下浣海上逋翁黃芷泉序於歌浦之天遁廬。

〇二花神名

醪釀香夢樓主人張書玉

絳桃瑤池仙子吳慧珍

素馨冰詞仙周侶琴

玉簪素蕊閣主周月琴

繡球香雪居侍史王翠芬

水仙寒香亭仙子李琴書

玫瑰懺紅室侍史王蘭香

瑞香碧雲樹詞人姚雪鴻

錦帶鴛鴦鈿閣主人徐蕙珍

玉蘭素豔樓內史王雅卿

梅花玉梅花館內史朱筱卿

麗春萬紫千紅室侍史吳小紅

祥甫與芸帆讀畢，同問芷泉道：「你這個夢是真的呢？還是你捏造出來，有意要喚醒眾妓的？請你直道其詳。」芷泉道：「怎麼不真？否則昨已大醉，怎能夠捏造得成呢？」祥甫道：「說得有理，算你不錯。但這篇《花神記》，可要與豔史一同付印嗎？」芷泉道：「要的要的，就費你的心罷。印成之後，再托你差人分送，但各妓的住處你可曉得嗎？」祥甫道：「我都曉得，你只把稿子謄清，交與我就是了。」芷泉答應，立刻謄好。芸帆伸手取了過來，復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一件事又是你《淞隱漫錄》中的資料，可還要潤色嗎？」芷泉道：「若照這樣錄入書中，無甚趣味，故須刪潤，略事鋪張，方見此夢之奇，現下不過記事罷了，倒是直截爽快的為是。」祥甫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我們腹中饑餓，要回去吃飯了。」芷泉道：「就在這裡便飯罷，少停我們到同芳居品茗談心。」說著，喚童兒搬出飯菜。三人草草食畢，一同走出門來，至同芳吃了一回茶，又往花叢中打了五六個茶圍，方始各散。

次日祥甫將《花叢豔史》、《花神記》帶到館中，即命手民排印。不消兩天，均已告竣，祥甫便遣人四處分送。凡北里中有名的，莫不欣欣得意，彷彿一登龍門，聲價〇倍，生意果然起色。無論富商貴介，聞得芷泉等此番舉動，欣羨無窮，大有舉國若狂之勢。

話休煩絮，剪斷浮文，書中仍要說胡寶玉本傳，以免喧賓奪主之譏。雖上文芷泉《豔史》中，寶玉列名上選，也與寶玉有關，

算不得無理取鬧，硬嵌別事以長篇幅。然只管細細的描寫，究屬將寶玉拋荒了。要曉得小說作法縱有烘雲托月、借賓定主的體例，萬無丟去題情、徒事渲染的道理。不然，隨意揮灑，但寫花叢之熱鬧，忘卻此書之定名，即做數□集、數百回，亦非難事，然不值識者一笑，何足取哉？在下有鑒於此，故將上節表明，就算交代，要講那寶玉思想□三旦一事。

按□三旦自二集出現後，與寶玉交好未久，遽爾應聘返京，雖有一年相見之約，無如天南地北，海程迢隔，魚沉雁滯，音信莫通，以致寶玉不獲如願以往，且事隔數年，相思之念漸淡。然藕斷絲連，情根未絕，往往觸之即動，故自徐園登高回來，見了秀林的茱萸香囊，觸動曩事，遂相念□三旦不置，彷彿死灰復燃，重高熱度，眠思夢想，夜臥難安。一來因□三旦年輕貌美，性格溫存，遠非他人所能比擬；二來與□三旦新歡未永，旋唱驪歌，不比黃月山、楊月樓之恩盡義絕，割斷情絲；三來近數年中，所妍識的人，除在前郭綏之等外，如張仲玉、洋人恩特輩，差強己意，但旋合旋離，均不過數月交情，其餘等外，如張仲玉、洋人恩特輩，差強己意，但旋合旋離，均不過數月交情，其餘等諸自檜以下，更碌碌不足齒及，僅借此為救急之用，並無一個可意人兒。所以時常難免獨宿，受那半牀衾冷之苦，否則寶玉最喜棄舊憐新，如何單單想這□三旦呢？今有此三來的緣由，書中若不詳細表出，則此番寶玉擬欲北上，找訪□三旦一節，豈不突如其來嗎？

閒話少敘。且說那一天寶玉見芷泉傳單，知是修《花叢豔史》，與秀林同赴徐園，當日歸來，並無別事。過了幾天，祥甫已將豔史印成，遣人送至寶玉處。寶玉開銷了四角小洋，同秀林翻閱豔史，見自己列名上選，秀林在次選之末，也算是後起之秀，正商量備酒請客，張揚名譽，忽來了幾個打茶圍的客人，一聞此事，便竭力報效，定明晚擺一席雙臺酒。寶玉謝還未畢，又聽得鈴聲亂響，接連來了幾位熟客，內中有一位做秀林的，就請他們在秀林房中坐了。這班客人是在別處茶圍見了豔史，特地趕來道賀的，也約明晚在寶玉房裡吃酒，後天替秀林開筵，寶玉、秀林稱謝不迭。少停兩邊客人都去，已是上燈時候，黃芷泉同著祥甫、芸帆前來走訪。寶玉、秀林更慇懃款待，謝他舉拔，留著用了小夜飯，又囑芷泉等明夜早降，另備小酌奉酬。芷泉不要寶玉破費，翻允擺了一臺酒。寶玉甚是感激，謝了又謝。其時芷泉等亦皆歸去，並無書說。

翌日午後，先有一班熟客敘了一桌麻雀，待到晚上七下多鐘，昨天定酒各客陸續都到。寶玉、秀林招待忙碌，與阿金、阿珠等大姐、娘姨輪流陪伴，更替應酬。不一回，各房擺席，忙得相幫、幫腿上下奔跑，揩臺的揩臺，掇凳的掇凳，端菜的端菜，霎時各房中俱已鋪設停當。計共五臺，內有一臺是今日添出來的。寶玉正房間裡是黃芷泉等占了，後房亭子間裡擺了一臺，秀林正房中擺了雙臺，還有新添的一席，只好有屈在樓中間了。好得各房客人均知芷泉是修史的大總裁，情願讓正房與他，不然，先定雙臺的怎肯遷就呢？事不煩敘，始免復贅。因是書中擺酒叫局不一而足，斷難盡行細述。倘徒取熱鬧，不顧前後雷同，則吃一回酒，至少好做一回書，猶如看一盞走馬燈，其中雖有人物，然團團的走來走去，總是這幾個人、這幾件東西，憑你怎樣的玲瓏奇巧、刻畫精工，夜夜對他觀看，豈不要生厭嗎？所以在下逢著此等事，除有緊要關係的，免不得點綴鋪排，此外則略談幾句，就算交代。

數言表過。仍說寶玉、秀林等往來各房，侍坐侑酒，無非堂子中常套。說不盡燈紅酒綠，宴樂嘉賓；粉氣衣香，觴飛眾美。杯盤交錯，歌聲與笑語同喧；履舄紛陳，燭影共釵光一色。直鬧到一下多鐘，方始酒闌席散，客皆興盡而歸。寶玉等一切送客繁文，恕不詳載。自今日為始，他客也都知道，均因寶玉、秀林列名豔史，一個個預約日期，前來報效和酒，今夜是趙老、錢老，明晚是孫大少、李二少，起初無非幾個熟客，到了後來，即從未做過寶玉、秀林的，也來結識，咸以一親香澤為榮，好像不做了寶玉，算不得嫖客的樣兒。故□分之中，寶玉的生意居其七八，秀林不過二三而已，然較從前已多一倍，少有空閒的日子了。因此接連連，直忙到□月將盡，方覺得稍稍清靜。但每天出外堂差仍不少減，累得寶玉疲乏異常，所以把北上之心暫時擱起。況隆冬天氣，正值封河的時候，只好度過殘年，再定行止的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瞬間已屆歲底，是節生意比中秋天差地遠，竟有四五倍之多，且所收各帳，漂去者甚少。寶玉自是歡喜，有此數千金盈餘，足敷我春日冶游之用，即北上盤纏亦無虞缺乏了。及至新春，又甚忙碌，所有開果盤、開臺酒等一切禮節，較去年更甚，以致遊園看戲也是忙裡偷閒。如此生涯茂盛，怎麼捨得離開此間，往北京去找□三旦呢？皆為寶玉色心比利心更重，雖日進斗金，醫不得竟夕相思之苦，況現下手中寬裕，何不趁此一往，以償夙願。存了這個念頭，故爾過了正月，將近二月中旬，天氣漸漸和暖，便私與阿金、阿珠商議赴京一事，正是：

不顧生涯多舊客，只思航海訪情郎。

要知怎樣乘輪北上，尋訪□三旦，請觀下回便悉。